













生死關頭

六月早晨的太陽從殘牆爬起來，照得清這死的牢門，好像在呼喚那些囚禁的人們。他們飢餓的身體，連臥在透不過氣來的地方，連息也幾乎斷了。獄卒開了牢門，一片新鮮空氣，於是大家漸漸蘇醒了。

「你們出來吃點飯吧！」獄卒這樣吩咐之後，許人迅速從洞口滾了出來，擁擠在一個狹小的院子裏。

（未完）

高朝亭

高朝亭同志呢？「就是說一個人。」我得意洋洋地說。

「你們開打斷了我們的對峙。」

「我像個獅子，出了永平鎮，又轉回南川河邊，碰到了給敵人阻水的，打斷了這些情形，知道敵人連我們的一支槍一個人都沒有抓住和打死，至於有沒有帶傷的，那就不知道了。」

「啊！真也有運氣，善忠，朝亭：你們快寫信往開傳，叫同志們都在姊妹高的名山，頂上有娘娘廟（真武廟）山上聚齊，那是好地方，你們有好不好？」

「用得開轉彎為喜的這樣提議。」

劉善忠接着說：「好到是好！叫誰傳信呢？」

「那還愁什麼呢！你們寫好，叫我的需線和汝霖去傳，我通到就叫他們起來。」

「用得開馬上就出了石倉，叫醒了他的兩個兒子。」

十六日的早晨，太陽照着東面的山影子，已經下到了姊妹高叫半山腰，黑雲夾着卷起的雨，雨點

「說馬克思在大的時候，你們三個回來了，咱們的人就都全了，一個也不掉啦。」

「嘿！咱們的紅軍生就就性，打不爛，沖散又合體，死了也能回來。三人中的張士維看見所有的人都回來了，他興奮快樂的問答。大家都歡騰地擁擠着，好幾次前車退的故友，已經早飯的時候，開了一石瑤兒，田家川，段家莊，柏樹灣等村的聚眾，相着担子，挑着擔子，手，從東西南北各個坡上，三三兩兩的由遠而近跑上山頂，送來了烙餅，蒸飯，飯，撈飯，黑糖，米湯，錢錢，黑糖，瓜片，洋芋，豆角菜，雞和菜。紅色戰士們的飯，煮着，一面唱，一面還吃着飯的聚眾互相問候，真像一家人一樣。

「你們開打斷了我們的對峙。」

「我像個獅子，出了永平鎮，又轉回南川河邊，碰到了給敵人阻水的，打斷了這些情形，知道敵人連我們的一支槍一個人都沒有抓住和打死，至於有沒有帶傷的，那就不知道了。」

「啊！真也有運氣，善忠，朝亭：你們快寫信往開傳，叫同志們都在姊妹高的名山，頂上有娘娘廟（真武廟）山上聚齊，那是好地方，你們有好不好？」

「用得開轉彎為喜的這樣提議。」

劉善忠接着說：「好到是好！叫誰傳信呢？」

「那還愁什麼呢！你們寫好，叫我的需線和汝霖去傳，我通到就叫他們起來。」

「用得開馬上就出了石倉，叫醒了他的兩個兒子。」

十六日的早晨，太陽照着東面的山影子，已經下到了姊妹高叫半山腰，黑雲夾着卷起的雨，雨點

「說馬克思在大的時候，你們三個回來了，咱們的人就都全了，一個也不掉啦。」

「嘿！咱們的紅軍生就就性，打不爛，沖散又合體，死了也能回來。三人中的張士維看見所有的人都回來了，他興奮快樂的問答。大家都歡騰地擁擠着，好幾次前車退的故友，已經早飯的時候，開了一石瑤兒，田家川，段家莊，柏樹灣等村的聚眾，相着担子，挑着擔子，手，從東西南北各個坡上，三三兩兩的由遠而近跑上山頂，送來了烙餅，蒸飯，飯，撈飯，黑糖，米湯，錢錢，黑糖，瓜片，洋芋，豆角菜，雞和菜。紅色戰士們的飯，煮着，一面唱，一面還吃着飯的聚眾互相問候，真像一家人一樣。

「你們開打斷了我們的對峙。」

「我像個獅子，出了永平鎮，又轉回南川河邊，碰到了給敵人阻水的，打斷了這些情形，知道敵人連我們的一支槍一個人都沒有抓住和打死，至於有沒有帶傷的，那就不知道了。」

「啊！真也有運氣，善忠，朝亭：你們快寫信往開傳，叫同志們都在姊妹高的名山，頂上有娘娘廟（真武廟）山上聚齊，那是好地方，你們有好不好？」

「用得開轉彎為喜的這樣提議。」

劉善忠接着說：「好到是好！叫誰傳信呢？」

「那還愁什麼呢！你們寫好，叫我的需線和汝霖去傳，我通到就叫他們起來。」

「用得開馬上就出了石倉，叫醒了他的兩個兒子。」

十六日的早晨，太陽照着東面的山影子，已經下到了姊妹高叫半山腰，黑雲夾着卷起的雨，雨點

「說馬克思在大的時候，你們三個回來了，咱們的人就都全了，一個也不掉啦。」

「嘿！咱們的紅軍生就就性，打不爛，沖散又合體，死了也能回來。三人中的張士維看見所有的人都回來了，他興奮快樂的問答。大家都歡騰地擁擠着，好幾次前車退的故友，已經早飯的時候，開了一石瑤兒，田家川，段家莊，柏樹灣等村的聚眾，相着担子，挑着擔子，手，從東西南北各個坡上，三三兩兩的由遠而近跑上山頂，送來了烙餅，蒸飯，飯，撈飯，黑糖，米湯，錢錢，黑糖，瓜片，洋芋，豆角菜，雞和菜。紅色戰士們的飯，煮着，一面唱，一面還吃着飯的聚眾互相問候，真像一家人一樣。

「你們開打斷了我們的對峙。」

「我像個獅子，出了永平鎮，又轉回南川河邊，碰到了給敵人阻水的，打斷了這些情形，知道敵人連我們的一支槍一個人都沒有抓住和打死，至於有沒有帶傷的，那就不知道了。」

「啊！真也有運氣，善忠，朝亭：你們快寫信往開傳，叫同志們都在姊妹高的名山，頂上有娘娘廟（真武廟）山上聚齊，那是好地方，你們有好不好？」

「用得開轉彎為喜的這樣提議。」

劉善忠接着說：「好到是好！叫誰傳信呢？」

「那還愁什麼呢！你們寫好，叫我的需線和汝霖去傳，我通到就叫他們起來。」

「用得開馬上就出了石倉，叫醒了他的兩個兒子。」

十六日的早晨，太陽照着東面的山影子，已經下到了姊妹高叫半山腰，黑雲夾着卷起的雨，雨點

「說馬克思在大的時候，你們三個回來了，咱們的人就都全了，一個也不掉啦。」

「嘿！咱們的紅軍生就就性，打不爛，沖散又合體，死了也能回來。三人中的張士維看見所有的人都回來了，他興奮快樂的問答。大家都歡騰地擁擠着，好幾次前車退的故友，已經早飯的時候，開了一石瑤兒，田家川，段家莊，柏樹灣等村的聚眾，相着担子，挑着擔子，手，從東西南北各個坡上，三三兩兩的由遠而近跑上山頂，送來了烙餅，蒸飯，飯，撈飯，黑糖，米湯，錢錢，黑糖，瓜片，洋芋，豆角菜，雞和菜。紅色戰士們的飯，煮着，一面唱，一面還吃着飯的聚眾互相問候，真像一家人一樣。

「你們開打斷了我們的對峙。」

「我像個獅子，出了永平鎮，又轉回南川河邊，碰到了給敵人阻水的，打斷了這些情形，知道敵人連我們的一支槍一個人都沒有抓住和打死，至於有沒有帶傷的，那就不知道了。」

「啊！真也有運氣，善忠，朝亭：你們快寫信往開傳，叫同志們都在姊妹高的名山，頂上有娘娘廟（真武廟）山上聚齊，那是好地方，你們有好不好？」

「用得開轉彎為喜的這樣提議。」

劉善忠接着說：「好到是好！叫誰傳信呢？」

「那還愁什麼呢！你們寫好，叫我的需線和汝霖去傳，我通到就叫他們起來。」

「用得開馬上就出了石倉，叫醒了他的兩個兒子。」

十六日的早晨，太陽照着東面的山影子，已經下到了姊妹高叫半山腰，黑雲夾着卷起的雨，雨點

「說馬克思在大的時候，你們三個回來了，咱們的人就都全了，一個也不掉啦。」

「嘿！咱們的紅軍生就就性，打不爛，沖散又合體，死了也能回來。三人中的張士維看見所有的人都回來了，他興奮快樂的問答。大家都歡騰地擁擠着，好幾次前車退的故友，已經早飯的時候，開了一石瑤兒，田家川，段家莊，柏樹灣等村的聚眾，相着担子，挑着擔子，手，從東西南北各個坡上，三三兩兩的由遠而近跑上山頂，送來了烙餅，蒸飯，飯，撈飯，黑糖，米湯，錢錢，黑糖，瓜片，洋芋，豆角菜，雞和菜。紅色戰士們的飯，煮着，一面唱，一面還吃着飯的聚眾互相問候，真像一家人一樣。

「你們開打斷了我們的對峙。」

「我像個獅子，出了永平鎮，又轉回南川河邊，碰到了給敵人阻水的，打斷了這些情形，知道敵人連我們的一支槍一個人都沒有抓住和打死，至於有沒有帶傷的，那就不知道了。」

「啊！真也有運氣，善忠，朝亭：你們快寫信往開傳，叫同志們都在姊妹高的名山，頂上有娘娘廟（真武廟）山上聚齊，那是好地方，你們有好不好？」

「用得開轉彎為喜的這樣提議。」

劉善忠接着說：「好到是好！叫誰傳信呢？」

「那還愁什麼呢！你們寫好，叫我的需線和汝霖去傳，我通到就叫他們起來。」

「用得開馬上就出了石倉，叫醒了他的兩個兒子。」

十六日的早晨，太陽照着東面的山影子，已經下到了姊妹高叫半山腰，黑雲夾着卷起的雨，雨點

「說馬克思在大的時候，你們三個回來了，咱們的人就都全了，一個也不掉啦。」

「嘿！咱們的紅軍生就就性，打不爛，沖散又合體，死了也能回來。三人中的張士維看見所有的人都回來了，他興奮快樂的問答。大家都歡騰地擁擠着，好幾次前車退的故友，已經早飯的時候，開了一石瑤兒，田家川，段家莊，柏樹灣等村的聚眾，相着担子，挑着擔子，手，從東西南北各個坡上，三三兩兩的由遠而近跑上山頂，送來了烙餅，蒸飯，飯，撈飯，黑糖，米湯，錢錢，黑糖，瓜片，洋芋，豆角菜，雞和菜。紅色戰士們的飯，煮着，一面唱，一面還吃着飯的聚眾互相問候，真像一家人一樣。

「你們開打斷了我們的對峙。」

「我像個獅子，出了永平鎮，又轉回南川河邊，碰到了給敵人阻水的，打斷了這些情形，知道敵人連我們的一支槍一個人都沒有抓住和打死，至於有沒有帶傷的，那就不知道了。」

「啊！真也有運氣，善忠，朝亭：你們快寫信往開傳，叫同志們都在姊妹高的名山，頂上有娘娘廟（真武廟）山上聚齊，那是好地方，你們有好不好？」

「用得開轉彎為喜的這樣提議。」

劉善忠接着說：「好到是好！叫誰傳信呢？」

「那還愁什麼呢！你們寫好，叫我的需線和汝霖去傳，我通到就叫他們起來。」

「用得開馬上就出了石倉，叫醒了他的兩個兒子。」

十六日的早晨，太陽照着東面的山影子，已經下到了姊妹高叫半山腰，黑雲夾着卷起的雨，雨點

「說馬克思在大的時候，你們三個回來了，咱們的人就都全了，一個也不掉啦。」

「嘿！咱們的紅軍生就就性，打不爛，沖散又合體，死了也能回來。三人中的張士維看見所有的人都回來了，他興奮快樂的問答。大家都歡騰地擁擠着，好幾次前車退的故友，已經早飯的時候，開了一石瑤兒，田家川，段家莊，柏樹灣等村的聚眾，相着担子，挑着擔子，手，從東西南北各個坡上，三三兩兩的由遠而近跑上山頂，送來了烙餅，蒸飯，飯，撈飯，黑糖，米湯，錢錢，黑糖，瓜片，洋芋，豆角菜，雞和菜。紅色戰士們的飯，煮着，一面唱，一面還吃着飯的聚眾互相問候，真像一家人一樣。

「你們開打斷了我們的對峙。」

「我像個獅子，出了永平鎮，又轉回南川河邊，碰到了給敵人阻水的，打斷了這些情形，知道敵人連我們的一支槍一個人都沒有抓住和打死，至於有沒有帶傷的，那就不知道了。」

「啊！真也有運氣，善忠，朝亭：你們快寫信往開傳，叫同志們都在姊妹高的名山，頂上有娘娘廟（真武廟）山上聚齊，那是好地方，你們有好不好？」

「用得開轉彎為喜的這樣提議。」

劉善忠接着說：「好到是好！叫誰傳信呢？」

「那還愁什麼呢！你們寫好，叫我的需線和汝霖去傳，我通到就叫他們起來。」

「用得開馬上就出了石倉，叫醒了他的兩個兒子。」

十六日的早晨，太陽照着東面的山影子，已經下到了姊妹高叫半山腰，黑雲夾着卷起的雨，雨點

「說馬克思在大的時候，你們三個回來了，咱們的人就都全了，一個也不掉啦。」

「嘿！咱們的紅軍生就就性，打不爛，沖散又合體，死了也能回來。三人中的張士維看見所有的人都回來了，他興奮快樂的問答。大家都歡騰地擁擠着，好幾次前車退的故友，已經早飯的時候，開了一石瑤兒，田家川，段家莊，柏樹灣等村的聚眾，相着担子，挑着擔子，手，從東西南北各個坡上，三三兩兩的由遠而近跑上山頂，送來了烙餅，蒸飯，飯，撈飯，黑糖，米湯，錢錢，黑糖，瓜片，洋芋，豆角菜，雞和菜。紅色戰士們的飯，煮着，一面唱，一面還吃着飯的聚眾互相問候，真像一家人一樣。

「你們開打斷了我們的對峙。」

「我像個獅子，出了永平鎮，又轉回南川河邊，碰到了給敵人阻水的，打斷了這些情形，知道敵人連我們的一支槍一個人都沒有抓住和打死，至於有沒有帶傷的，那就不知道了。」

「啊！真也有運氣，善忠，朝亭：你們快寫信往開傳，叫同志們都在姊妹高的名山，頂上有娘娘廟（真

「這一下子不知到底剩多少人呢？」  
「敵人沒有打死我們的人，也沒有捉了我們的人集中了，最後的三個人也

章、掛着紅符號槍的人，顯得格外的光輝可愛。  
失敗了的紅色戰士，已經染風的光。

團圍閃躍，顯示出自由地

主席旅長。其後派漢又更名爲「一衷」。

光鐵道部鐵道隊督察總局局長，督轄粵漢鐵路「路警」與「護路隊」。凡其督轄之金剛大小機關辦公桌臥室牆上，須懸掛督委員及其本人照片並其印之座右銘，內有「德」大約爲「念忠誠領袖」時時不忘領袖，「聞人提議領袖即肅立致敬」等等語句。當時民國二十四年春內，有人曾因公訪某於西門樓總局局長室內，對督委員親說：「葉總力不足之爲君子。」果然廿六年春被入審審害活數百萬，被斬三個月，「悔過」而出口。放落漢口，彼仍復原名「迷」，觀顏事敗。

進人迷小，爲湖北季盛人。

民國三十三年四月二十九日，放職在舉舉行天長節閱兵典禮的時候。他曾

但彼公然自轉外派友人請來那裏，以便利便起見樓頭。工作的老百姓都知道他的無恥行爲，在背地裏老罵他。他以後對他的部隊發號說：「放屁！跟鬼子接接觸，也算漢奸麼！這些該死的混蛋！」，投敵之後，他公然認爲他已入了新階段，集合他的部屬說：「值茲非常時期，吾人受時代鞭策，必須刷新其認識，新其思想，然後始能適應新的力量，以完成新的使命。」所謂新階段是指共產而言呢？不過是投敵叛國，認成父仇而已。這種厚顏無恥的人，不僅把自己投下水，還把他的部屬也投下水，真是沒有餘辜。（孫道致投後曾任偽關防殺總主任，袁第二方面軍總司令，現駐防鄂城周圍。）

——編者

讀 者 往 來

**同心**

日）報上一版登載的消息，地方兵團民兵圍攻孫道良誠信，主張嚴懲有那些罪行，又主持愛湖北省長葉選蓮的罪狀答覆。

以偽政府陸軍部長兼偽中國軍事專務顧問的齊格參與開兵，事後並發表談話稱之：『在御寇容之下，燃起靈忠報國之信念，聲震敵陣。』『參加此次開兵之信念，——便是若人對大東亞戰爭之必獲信心，愈發鞏固，且得不感及兩國間之責任之重大。』此種無恥的調子，只有葉選之徒的人能唱得出。葉選於民國十八年逃往日本，據「二十五年」文，改換

[illegible]

任葉漢武波蘭司令兼武裝部長。其後漢波又更名爲「東鐵道總督警察總局局長」，統轄各路警「與」鐵路警。凡其大小機關辦公室均鑲牆上，委員以及其本人照相並其印「時」時不忘領袖。「聞人金一」時不忘領袖等語。當時正受敵「等」等語。

他信賴自地權外頭有七個在那裏守門，以便利敵逃過關口。地方的老百姓都知道他的無恥行爲，在背地裏老是罵他。鬼子接對他的部隊發狠麼？「放屁！跟鬼子接對牠，也算漢奸麼？」這些該死的混蛋！」投敵之後，他公然認爲牠已步入了新階段，集合後，他公然說：「仙步非常時期，吾人受時代鞭策，必須革新其識，新其思想，然後始能發揮新的

總局局長室內辭歸即步親刀一十足之偶君子。」果然被人密告貪污數百萬，被軟「悔過」而出。旋清鄉事宜湖北「逃」，頤顏事敗。

原名「迷入」，頤顏事敗。

年四月二十九日，敵寇在節開兵典禮的時候，他會

——編著——